2743-2744.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三　八灰

崔

崔烈 文苑英華

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邊郡畧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不已天下以困用不足榷酤租筭之外乃許民間竭產助國出金贖罪鏹以爲郎以爲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逮至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爲三公崔烈常以賄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爲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於前史然近之其疑人主無桓靈之僻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爲時貨宰輔以牧守爲時貨銓注縣令爲時貨宰相若干萬繩刺史若干千繩令若干百繩皆聲言於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持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爲愈彼十萬我以二十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復結駟連騎而往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坐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爲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

之重刺史縣令爲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度其心而聞其謀即皆販婦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入十萬者望二十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生民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爲之國家之禍也權倖爲之或曰兆其釁者崔氏之子爲子疑作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於前桓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鍾疑作壅而行之而已且烈之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俸祿之所獲乎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隣里鄉黨矣其賄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疑不亦是乎且桓靈之世國家既危喪亂日臻烈能盡用以榮其身他日之家謀且疑作且曰烈爲相矣不如是亦群道疑作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非用之者罪也被髮而祭於何左傳作野者幸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徇葬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固利者小人之常也不施於親戚自圖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加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是亦覆國家者不亦過乎

崔善正

唐宋名賢確論 范祖禹論崔善正言錡不法上械送錡錡坑殺之曰宗本惡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善正之死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張唐英論 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錡反德宗械善正以賜錡俾坑殺噫善正一布衣也茹藜藿則有八珍之甘處蓬蓽則有藻梲之樂非食國家之祿有憂國家之心蓋以慮肉食者失於廟堂而黎民抱骸於草莽故越數千里至京師上言首言錡之叛爲德宗計者宜念古人之戒欲入澤者問牧童欲入水者問漁師以其知之審也宜先遣一詔使巡行江浙察錡之志有無叛上之謀察善正之言審與不審然後以善正付法未爲晚也何至閉聰遏明械之以賜錡使忠義之士死於無辜以箝天下直臣之口哉爲錡之計者已既有不臣之迹致善正諫言朝廷釋然不以爲信則宜翻然悔禍納于歸朝亦不失一節度使彼善正者雖發己之惡宜寬而恕之上章於朝請德宗任用之以來天下直言之士則可謂善補過矣德宗既褊急而以善正賜之李騎又不悔過從而殺之至憲宗之初錡果叛則善正不爲狂妄宜下詔旌賞爵其子孫可也而天子與公卿大夫卒不議及於此善正可謂生死無有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崔裔

唐宋名賢確論 范祖禹論謀誅宦官不克因陰結朱全忠請帝幸東都韓全誨結李茂正劫帝鳳翔曰崔裔本與韓全誨爭權

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正其裔結朱全忠各倚
強藩以爲外援而歧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裔召全忠
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
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爲將來之永鑒哉

崔某 呂和叔集

故博陵崔公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
致仕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
公曾祖諱承福皇朝太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
鄧州刺史父諱巘皇朝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　狀斧藻天理立爲
人極敬終端本彼所以將就誠明褒殁勸存此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
已晦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
則唯所知公清臧而和博厚而敏岐嶷而夙茂羈貫而老成情約性充靜專
動直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超尉王
屋事迫於官而舉言迫於事而揚欲藏智而蒙滯來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逼
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洎鎮荆蜀致於幕庭再兼理官專領
記室撻筆良書三邦有聞旋遘內艱毀瘠僅立善居得禮挨黨稱之免喪之
歲天子南狩太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任濬發義心琴未
成聲穫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謨而兵侵廓清翠華既還優典斯及
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爲京兆者政以暴聞吏有冤弊公表陳狂直伏
閤待旦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違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爲華原
令大兵之後旱歲爲虐公勞倦不倦拋張以宜復流庸於潤屋闢曠土爲
多稼俄改歙州刺史地雜歐駱號爲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束朞月而明其
信誓然後破散溪聚剪鋤山豪既去害群之奸遂寧蹠險之俗徵拜長安
縣令威聲先路不肅而理鋩刃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圖歉於豐量
賑爲糴號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暴骸諭之速朽成薄塋者九
百家而奢俗懲矣郡人有豪奪鄉悍陰持吏失朋搆紛獄累政所患公斷
以尋斧破其囊橐人樂其然而法制行焉郡城自禦寇之餘復隍殆盡朝
貢所經夷夏何仰公悅使襁負大興版築下不知役而扃固立焉其餘則
去思有碑祥在篆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遷于陝服封介晉楚寄分函話
而戎備不脩兵庫虛閒公乃鳩工以利器閱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勇知
方既而有淮西之役晨令暮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爲梁經始
匪工貶決相繼公乃沉石而雙固中沚省艦而三分巨派水與意會勢若
天成既而有奔濤之瀰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

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貳職冬官歸載不過圖書留府盈乎粟帛豐公納私於是乎在既至陳乞以尚書致政室不交要路之賓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陰委順談者多之公自解巾至于撤樂思不踰矩動不越思以忠貞爲仕模以勤儉爲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逾厲羇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寵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旷謠尚在時論可徵已逾書塟之期請舉易名之典謹狀 元和三年四月 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從外生朝議郎行尚書司封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某謹上尚書考功 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人終於身若府君者居喪有聞臨難有功善其始也勤于官業惠于鰥寡敬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懿光于前訓以咨謚法無愧至公謹狀

崔獻

文苑英華 楊烱撰 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崔獻行狀 祖弘壽隋獲嘉縣開國侯父萬善皇朝左監門將軍持節隆州諸軍事守隆州刺史按唐世系表弘壽左監門將軍獲嘉男萬善闡州刺史上護軍成安縣開國男謚曰信郡縣鄉里崔獻獻字表作文憲年六十七夫推其天命南端上將之文考其地靈北極崆峒之武厭次有東方曼倩卓集作早達於孫吳瑯琊有諸葛孔明深期於管樂貞觀九年起家太穆皇后挽郎十六年授營州都督府參軍事燕齊遼遠所以分置營州天子命我以參卿軍事太宗文武聖皇帝把金鉞動璇璣發四方集作西土之人爰整其旅問東夷之罪恭行天罰公自家刑國資父事君樂王粲之神武棄班超之筆硯一鼓作氣方輕肉食之謀七旬舞干始受昌言之拜二十三年遷徐王府西閤祭酒梁王武者漢皇之少子廣東苑屬平臺則司馬相如所以騁其詞賦陳思王植者魏國之天人遊西園擁飛蓋則邯鄲子淑所以爲其賓友永徽六年授晉州司士龍朔三年遷岐州司戶剪桐垂棘珪璧相輝紫鳳寶雞休祥狎至從乾值巽之風土被山帶河之國邑邦君坐嘯方推太守之名鄰國從遊始屈陪臣之禮尋丁外憂三年泣血一慟能使禽獸莫觸其松栢神仙每留其玉石春秋忽變有君子之終身金革不辭達賢人之俯就麟德元年有詔起公爲左威衛脩仁府左果毅都尉仍命右羽林軍長上乘輿歷日月步山川詳益地之圖書聽干雲之律呂長城十角盡入提封高闕三襲並爲州縣於是九姓抗表請築安北府城詔公馳驛許以便宜從事則榮奉中旨計日期還親降鑾輿待於故都樓上

雖復東西萬里張博望之尋河裝橐千金陸大夫之使越猶未聞降星躔
迴帝車擬於陶侯扣天門之八襲方於魯陽留白日於三舍若夫類上帝
徧群神則孔宣父之所刋者五年一狩登泰山禪梁甫則管夷吾之所識
者十有二君秦皇致風雨之迷魏后積貂羊之耻夫名山之所望非我后而
誰哉是以馭蒼龍搖玉（集作翠）鳳陰陽不測發揮於作樂之文天地無私
揖讓於升中之禮公陪祠汶上扈蹕梁陰列藩衛於環星受嘉名於捧日
與夫茂陵之下獨留符命之書河洛之間不覩漢家之事豈同年而語也
朝鮮舊壤歌（集作歌）箕子之風謠斗骨危城屬河孫之背誕地惟孤竹不
聞謙讓之名親則同株曾無急難之意特進全（唐書作泉）男生以蕭墻構
孽蔓草方滋欲去危而就安思轉禍而爲福請歸有道所向（集作使者望
夫天皇慈一物之推溝詔公於國城內迎接先之以造化之大示之以雷
霆之威受其璧焚其櫬便徵侍子來朝京闕亦猶酈生憑軾入齊國而下
其城賈誼上書伏匈奴而笞其背乾元元年詔遷游騎將軍左威衛義陽
府折衝都尉仍加上柱國右羽林軍長上如故是歲也太子太師英國公
登壇以（集作而）拜鑿門而出紫泥明詔不入於三軍之中黃石奇兵自行
於九天之外山林爲室不能有藩籬之險魚鼈成橋不能有逃亡之路詔
公出使預參帷幄進奇策納嘉謀攘無臂而執無兵戰必勝而攻必取斬
大風之翼霧卷青丘卧長鯨之鱗煙銷碧海二年以平夷功詔除定遠將
軍右武衛中郎將檢校左羽林軍總章二年詔遷宣威將軍守左武衛將
軍檢校右羽林（集無此句）襲封成安男咸亨二年進爵爲子尋奉別勑檢
校右羽林軍餘如故太夫人以桑榆晚節霧露沉痾滅年歲之扶危受皇
天之（集作星辰而）賜藥屢陳表疏方請告歸頻降絲綸未蒙優許則知忠
臣奉上多從孝子之門受命臨戎始見忘家之事藩安仁之里第始奉輕
軒張景胤之純深終悲畫扇儀鳳三年以內憂解職尋降詔起復本官四
年加雲麾將軍正除左武衛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如故王人奪服纔聞趙
憙之喪明主相憂獨訝何曾之毀且割哀而從禮將以義而斷恩受軍麾
命服之數掌期門佽飛之職以漢宮清署忽照邊烽秦塞長城遂聞胡馬
匈奴未滅霍去病是（集作所）以辭家天子動容周亞夫於焉不拜調露元
年詔公龍門鎮守兼於夏州防捍飲冰受命倍道兼行鞍甲成勞晦明爲
疾璽書降下（集作門）即日追還中使接跡於家庭尚（集作上）藥綢繆於錫
賚人生詎幾神道何知仰觀於天值三軍之星落俯察於地逢五將之山
崩詔書來北斗之門圖象在南宮之壁以三年秋七月薨於紫桂宮右羽

林軍之官第詔賜御食并錦被一張常服一襲雜采百五十段贈物一百段粟一百石勑書弔贈禮越常班喪塟集作用所資數優恒典琳瑯觸目日月在懷陶謙則戲引幡旗賈逵則常陳部伍閨門有德歡若友朋事君無隱心如鐵石至如出車授鉞東征西討孤虛向背則雖女子之衆可以當於丈夫前後折旋則雖婦人之兵可以陷於湯火兎起而鳧舉龍騰而鳳飛無戰不平無城不尅有如馮異蓋言大樹之功宛集作或似魯連不受黃金之賞太平之事業行矣人主之恩榮備矣山河之寵久預同盟社稷之臣俄悲輟祭聖君興悼列辟相趨覩高鳥而歎良弓聞鼓鼙而思將帥宏圖祕畧實無得而稱焉追遠飾終請有易其名者謹狀永隆二年正月十一日孜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府功曹某上尚書省考功名也者功之表也謚也者行之跡也公叔文子曾辱四隣之交黔婁先生有餘天下之貴謹按故府主左武衛將軍上柱國成安子崔獻誕靈辰昴降德山河漢陽閻忠許有良平之策潁川徐庶知其管樂之才生覩太平仕逢明主秋風金鼓有司馬之論兵吉日壇場有將軍之拜職任重而道遠功成而身退奄息百夫之特彼蒼者天相如千載之人猶有氣象集作生氣是珠襦玉匣禮備於逸終筮短龜長事集作日從於先見集作遠易名之道蓋取之於舊儀累德之文敢一作必希之於執事謹狀

崔某

唐柳宗元集

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尹常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蹈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承職切左氏未學殖也注殖猶生長也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賾士革切六書奥祕是究是索六書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假借五曰形聲六曰轉注並字學叩爾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未窮爾雅道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濛汜已極潘云汜音似楚辭注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暘谷之中暮入西極濛水之涯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書洛誥朝至于洛師唐東都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嵩失弓切少失照切嵩高少室二山名在河南府泝舟瀍伊泝音素瀍伊二水笑咏周星左傳一星終矣謂十二年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談鑿烏方烏帝二切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悽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及爾同寮笑遨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甲驕切馬銜也投文報

章既歌且謠及我爲郎優游吏部公爲御史持憲天路文陛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分有加于素自我于邁歷刺東吳離憂十年復會名都余爲侍郎銓總攸居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亞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翺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愛均骨肉我有書笥盈君尺牘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興哀甫匐往哭撫筵一呼心焉摧剥普木切日月逾邁佳城遽卜素車千里逶迤山谷逶於危切迤余支切晦爾精靈藏之斧屋禮記檀弓孔子曰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馬鬣封之謂也嗚呼哀哉丹旌即路祖奠在廷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洞酌以告明靈詩大雅洞酌彼行潦注水之薄者遠酌取之臨觴永慟庶冀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崔景晊

文苑英華李華撰太子少師崔公墓誌銘　聖唐祖宗重光丕變萬國玄宗肅宗今上三后繼明格于上下其輔弼之臣曰趙公奉先少師之訓有大功於王室少師諱景晊字某清河東武城人也惟成於姜水氏曰有呂德莫厚乎粒蒸人大庭之烈也勳莫盛乎除暴虎尚父之明也讓莫大乎推社稷季子之高也丁公之元子曰季克讓乞歸老於崔氏宜乎其盛也八代祖元孫宋度支郎中以忠順烈見危致命夫人攜二子亮敬默依夫人之黨挺志羈孤之中安親危窘之際亮即公七代祖也八爲尚書一爲僕射孫肇官至中侍郎元子北齊安州總管府掾諱道淹公之曾孫也生萬年主簿臨洺令諱方騫公之大父也生武功主簿贈吏部尚書諱真固公之考也郎中殉王事僕射利生人中書之名望安州之道德臨洺之愛人武功之體道荀淑以盛德及子陳寔以素風及孫誠哉吾聞語矣今見其人也公孫抱太夫人終童幼武功府君逝根於至性毀過乎哀鄉黨憐之皆曰純孝既除喪外從禮訓內積憂慕啜菽飲水勵志讀書誦無遺文釋無遁義皆一覽也年十七與親兄晙同舉明經調補梁州南鄭尉轉蜀州晉原尉前後使臣表公第一遷大理評事親累貶利州葭萌丞歷梓州鹽亭丞樂天知命貞獨自晦君子哉改晉州司法參軍政尤一道刺史按察皆以上聞充河東支使軍平尚書構爲連帥也假公判官仁者悅不仁者懼遘厲終於官舍春秋四十權厝於邱山玄元廟西北原識與不識罔不相弔時人之安放後人之不幸榮陽夫人鄭氏皇兵部郎中衛州長史玄昇之女吏部侍郎平章事愔之妹終於京兆崇賢里權殯於長安東南杜陵原夫人鞘佩紛燧禮記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金燧以寧顏色澄冪酒以奉蒸嘗輔佐君子黔婁之室也撫導

賢徹孟軻之母也內訓傾謝婦儀無師嗚呼哀哉大曆四年龜筮從吉嗣子圓尚書右僕射趙國公哀奉先少師夫人之裳帷合祔於河南北邙山某原禮也趙公初爲益州刺史屬逆羯內向天下兵起至尊出長安避狄未有岐下之都因奉表上迎保寧聖德遷爲中書令翼大明復天下肅宗申養玄宗申慈趙公之宣力也事今上鎮楊州爲吏部尚書左僕射崔氏之門公盡善哉洪河在北清洛在南二室之下邙原高起是地也是宜君子幽宅寧於斯永保子孫昌於斯其文曰翼翼孝嗣銜哀不言祗感永思常試討論齊爲霸國鄭甸　姬姜協德貽慶後昆在昔貞烈有魏嶼播遷建都公將南轅造舟入便開漕利源宜有令徹中書玉振安州營道臨洛體順尚書葆光公以德鎮既輸典刑亦清維晉天不我遺時將疇師夫人之德柔善有則鼓鍾于宮聞于四國從夫訓子天下是式不及劬勞趙公罔極克誕趙公蓼莪孝思奉若先訓其貴如斯今日之祿先人之慈保寧幽宅天地無期此是宰相崔圓之父。

贈太子少師。元誤入宰相門今移於此。

崔志堯

騎省徐鉉集

公諱致堯字用之其先清河人也周室大風肇洪源於公望漢庭明月抗忠節於季珪德厚流光謀孫翼子冠蓋之盛莫之與京我高祖翼亮有唐四至丞相曾祖蠡不仕祖潯吏部員外郎考億建州建陽令值天下亂因而家焉令爲建安人也君少而不羈長而好學介然如石非禮不行鄉曲之名籍甚於世季唐嗣業博采時才君以鄉族之秀獻書求誠補江州彭澤滁州清流二主簿改建州浦城軍判官所至有聲應用不暇再爲建州將樂令其地巖險其民獷悍寇攘亡匿率以爲常君厲以嚴明信其刑賞汙俗咸革比戶安居遂獲真幹之稱又遷紀綱之任改常州錄事參軍連考善最擢拜殿中丞遷虞部員外郎郡國之政多使案治忘身徇節綽有能名無何都下受兵群師入援以君爲水部郎中實掌軍饋既而時運告謝宗社淪胥諸侯之師莫不卷甲君與其部將南趣建安中塗衆潰遂沒於難春秋若干嗚呼興亡之數聖賢安能免忠義之節顛沛必於是不然何以見伯夷首陽之風王蠋布衣之操也夫人吳氏克有婦德能緝素風貌是流離不墜門閥子憲寔定等皆稟庭訓咸脩詞業憲在舊國以進士擢第入朝爲潁州沈丘尉復從州里之舉皇上臨軒親試又擢高科爲隨州觀察推官所謂善人必有餘慶某年月日憲等始備大塟之禮號奉靈柩窆于某州縣鄉里之原禮也鉉素熟君行學因銘墓

焉銘曰　嗚呼崔君百世清芬忘身徇國斯爲真臣種德垂訓斯爲慶門芃芃故園峩峩高墳沒而不朽用勒斯文

崔某

唐李華集

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奉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亦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令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翟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勲皆姜姓也夫議盛德論大功賛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已書其細甲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今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内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兼宏畧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參軍再遷司勲員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劒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隲潼關至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劒南節度採訪使玄宗克讓聖子家爲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衢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岌如山行冠若霜槀鼓燎無存帝曰爾圖實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冐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傳濟王又典汾州王德日宣汾州阜安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恃勲奸令公獨露奏慝用輟興轉吏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逸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幄戀慕之極至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馳耆耋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詣闕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爲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畧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昇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敷王德澤崔公封内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忝公游咨以爲頌夫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爲卿士詩人賦緇衣魯僖公爲周賢侯史克頌駉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秦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郁郁以

邕以肅乃統淮服洎江之隩闤闠長轂霞旆霜鏃蠢爾兇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爲朕腹心寧其咏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玉以鎗秉珪奉璋公復于揚四牡其驤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泣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藥石藥石爰立判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崔某

唐權載之集唐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崔公神道碑銘　博陵崔公諱某字某仕至御史中丞洪州刺史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元和七年冬十一月某甲子啓手足于郡舍享年五十五皇帝不視朝襚以左散騎常侍印綬命郎吏吊祠明年十一月祔窆于東都河清縣先正之大墓又明年其孤仲謩纂其代德家法命書愍冏請刻石繫辭且自本曰炎帝之後秦夏里黃公廓漢東萊侯伯基東漢長岑長駰濟北相瑗晉左僕射洪之代也洪七葉至北齊禮部尚書文恭公聖念聖念四葉至君曾祖知晦應銷聲舉授兖州金鄉丞王父瑜朝議大夫忠王府諮議贈太子賓客烈考灌再爲澧州潭州刺史以御史中丞領湖南觀察使當宣皇武之際用愷悌修政爲代吏師優詔錫金爵推理行第一神道繆盭遭罹戕害他日以君之勤贈太子少師君慈和脩絜平粹文敏以覲身之功善揚積厚之風類始以門廕調河中府參軍歷邑丞廷史從事察視凡南臺外三爲殿中侍御史嘗以公事貶台州司馬聯帥表於理下旋以上介入拜侍御史遷考功員外郎度支吏部二郎中商常二州刺史以至按部撫封爲太子守臣所居可紀漸漬光大其爲郎中考課經費彌綸綜覈三劇曹無留事瀕江郡國仍歲天厲而浙河之東函旱特甚縣官恤然臨遣使臣發吳之公聚賑越之囏食君受命載馳仁聲先翔嗅咻惜怛布施優裕不樂宴私不嘗酒肴東人鼓舞感動肝膈其爲常州曹引河渠通申夏二滿以宣利澤郡有聽斷之下如有神明及處方任爲仁由己凡封逋負數千萬夫家病焉君曰不曠然大貸無以休息悉用條上盡蒙可報然後均列城之田賦去都府之煩弊吏措手足事無尤違仁矣哉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申伯柔惠且直惟君亦柔而立溫良而能斷教順導利外寬內明函達于雅故勤施于政事稽洪範三德其甫申之柔乎凡歷柱下史東曹郎皆居代官列郡二千石方師執法皆循風訓江湖之間壤地相錯蒙君父子仍代之澤豈天意之喻斯人耶

鄱夫久貳六官與君周旋甚熟頃忝宰府詳知報政迨茲居守而仲謇儼
然焉衰疾不文直詞傳信銘曰矯矯少師涖湖之南播遺懿兮抑抑常侍
在江之西施美利兮仍代元侯寬明輯柔政樂易兮比物此志四封茂遂
古循吏兮宜永介福奄然厭復左貂襚兮河清鮮原羽葆翻翻潛智氣兮
有涯必盡流此淑聞斯可貴兮
刻飾豐碑崔嵬龜螭永爲識兮

崔適

唐權載之集 唐故朝散大夫持節饒州諸軍事守饒州刺史上
柱國崔君墓誌銘 博陵崔氏爲山東右族以政事方直稱者
日饒州刺史諱適字某貞元十四年某月甲子寢疾終于所部之廨舍春
秋若干君仁厚信實方嚴清厲詞無枝葉而願言必踐交不諂黷而與人
必誠深於士行精於吏職蓋其天性然也一命爲懷州參軍累遷至大理
評事司直監察御史好疇武功二縣令常絳二州司馬乃理當平遂佐興
元貞元十一年春以西諸侯之師轉粟調食特科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
以董其事其年冬徵拜衛尉少卿明年改鄧州刺史麾蓋將行又換鄱陽
歷官十五竟未充量其爲御史也賈常侍至以才名尹轂下實所慰薦爲
之賓介蔣常侍沆以公廉幹河運交辟將事弘助居多其宰封畿也縣鄙

之地直于西郊禁衛之師勤于左次事爲之節官修其方軍興人安闔境
謠誦其佐晉陵也晉國韓公當撫之重署爲推官輶傳所至平反審克假
守新定新定之人宜之薄於進取未數月引去其領陵邑也充奉肅敬里
閭均定黠吏強家望風累息相率屏匿者十八九其分憂爲邦約己惠人
樂已而知禁清明而不擾此皆歷職必聞之効也至若章章尤著爲士君
子之所景行者則奉使西土鄙能言之縣官乘塞宿兵旌旄相望饋饟之
重非君莫可既而經費出納制於中臺充伐之人順非言利不率以布帛
之不中於度不鬻於市者積以竊濫備其名物移用於軍增三陪之價平
糴於人無一時之蓄掠是根本命爲奇贏既襄邊備實蔽理道時有覆視
誨其相蒙徒列簿書之文不登釜鍾之量因緣謬功觸類而起君受命不
苟臨事風生條其積弊盡達聰聽雖信信之吠營營之飛置於度外不直
不已連章上愬詞旨深切群情惴駭處之恬然謝病乞告終無所屈皇明
嘉納入亞九卿時搢紳之士多以憑暴爲戒怵迫附離而不能自固者多
矣如君之特立剛毅不更其守古之儒行何以嘉焉此德輿所以受其孤
之哀請而不敢辭也君之曾祖玄基皇朝散大夫會州長史祖紹先皇揚
州楊子縣尉父炅皇大理司直兼河南府河陰縣令代名士行裕是遺烈

初君娶于某氏某官之女子曰包而歿繼室以某氏某官某之女皆有淑
行如君子之志以十四年某月日叶吉卜祔窆於河中某縣鄉原之舊封
禮也初包以德輿朴而好直且嘗奉行君之命書曰四乃列某官簿次第
俾識于墓石既而包毀脣滅性夭於倚廬之中諾其請矣故銘之曰　崔
君之直兮不枉尺兮崔君之正兮不由徑兮展如之人宜錫蕃祉兮天實
柰何一麾遄已兮襜襜帷裳來自鄱之陽兮峩峩丘封塋于河之東兮刻
此真珉識
清風兮

崔孚

白居易長慶集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
神道碑銘　公諱孚字某古太嶽徽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
因生爲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氏長源遠派大族清門珪組賢俊準繩
濟美斯崔氏所以綿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騎常侍諱洽公六代祖也唐
冀州武強令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預王父也常州江陰令育皇考也
公幼以門蔭子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單父尉時
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城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
感激奮發伏順興兵挫敗賊徒保全鄉縣拳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糺合
貔虎歐誅虵豕京觀群盜金湯一方本道節度使奇之將議上聞會有同
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游江淮安時俟命屬吳王
出閫領鎮求才撫人嘗聞公名試以吏事遂表請爲宋城尉事舉移假漣
水令賞緋魚袋縣政修轉常州錄事參軍糺察課成浙東採訪使聞之奏
授越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改湖州長城令長
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興元
元年疾歿於宋大和五年遷塟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戶部侍郎夫人
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爲人儀表魁梧氣槩倜儻負不
羈之才慕非常之功始發軔於單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稅駕於長城道行
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學發身以文
飾吏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二鎮再釐東土追命上公雖天
與之才國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而成焉大丈夫貯蓄材術樹置公
利鎡基富貴焯燿家邦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析子荷相去幾何嗚呼崔
公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塟令凡諸贈官
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彥佐等奉父命述祖德揭石于墓勒銘于碑銘
曰　天無全功賢無全福既享天爵難兼世祿矯矯崔公道積厥躬大志

長畧卷于懷中黃綬遏冠思奮奇功銅印守人躬行古風才高位下步
闊塗窮竟戢羽翻不展心胷天道有知善積慶鍾昭哉報施其在司空

崔遴

唐權載之集唐故洪州建昌縣崔君墓誌銘　君諱遴字某博
陵安平人也六代祖北齊右僕射昂以文學正直周歷諸曹禮
樂刑政所損益者十七八生隋水部司門二郎中洽有風儀器尚以世其
家司門生皇掖縣令曇首掖縣生武邑令紹武邑生白水尉頂頂生汾西
令贈定州刺史昇之自掖縣四世含德不耀君即定州府君之長子故相
國右庶子安平公其介弟也恬淡愿慤不遷于時仁于鄉黨友于兄弟大
歷中御史大夫贊皇李公之宣風于吳也聞其賢起家表爲常州武進縣
尉跡徇知己心不近名俛視官曹非其好也建中初嗣曹王分閫按部于
九江之西又以名聞轉洪州建昌縣丞君喟然曰莊生於陵子吾之師也
惡用是哉終不屑就先是築室于毗陵跡清流蔭碧鮮樹藝偃仰有終焉
之志貞元十年正月日寢疾終于其家享年六十三夫人范陽盧氏華宗
淑行動循禮法其孤景伯等年未及冠皆專徑趣善貌然銜恤護奉輤車
以明年十月某日歸祔于河南某原之舊塋先遠故緩也季弟著作郎述
貞諒遜悌稱於士林抱終鮮之痛主歸全之禮以德輿詳其所履俾爲墓
銘銘曰　公綽之道澹無欲兮潔身用晦言可復兮視履考祥宜戩
穀兮乃如之人胡不淑兮周原舊封森拱木兮于以寧神識陵谷兮

崔泳

文苑英華穆員撰陸渾尉崔君墓誌銘　崔君名泳字君易清
河東武城人皇朝刑部尚書贈太傅忠公隱甫之孫河南少尹
徵唐世系表同一作徵非之子進士擢第調同州參軍陸渾尉生四十有
三年以貞元四年冬十月景子卒于洛陽毓德里之第丁酉從先尚書少
尹于此丘禮也崔族著明洎忠公德如其謚焯乎代之聞見其所憑者厚
矣惟先生之樂實祖考之世及君子之所以爲構爲穫者加生知之力行
之故其事親也以無間言無違志無失色無過行其執喪也視禮經有加
等而惡用吾情之歎異夫古焉其涖官也才無不器事至一作主以鋒致
理者以備群司陟明者以充首賦其會友也以晏平仲久敬子路無宿諾
植之爲本而游夏之藝文彼嚮使錫厥永年被之貴仕俾自家刑國以及生
人未始涯也嗚呼才長命短古有之矣君之所以墮諸公之淚使有餘恨
者方兄弟燕言之次無分陰之疾如寐如息而不反焉夫人范陽盧氏令
族美行宜一作而爲君之伉儷四子男曰某女孟仲季未笄未弁初河南
府君祥踰月夫人范陽縣君遠養又祥踰月君繼天君長兄河南府司錄

參軍溉不勝其哀乃至謂其身之存不若君之沒而無知也當無窮之若疑作苦如有知也先人在焉託我友生銘其遂埏詞曰　有生有死彭殤同致德義爲宗嵩高匪貴雲收於山曷爲時雨嗟我哲人脩邱之土

崔汪

文苑英華　常衮撰劒南節度判官崔君墓誌銘　故人清河崔汪字巨源舉秀才校文尋佐戎衛遷廷尉評辟荆襄益三府春秋若干大曆四年月日遇疾終于成都官舍以己酉歲律中南呂庚辰之辰迖葬於鳳棲原龜從也惟先德世勲焯叙前志祖仁堅父綱位不配才佐郡貳邑而已公志經炳文義精格峻敦孝本義篤近周親定交後求忠告善道達則兼濟否則艱貞天寶之難覩萌晦跡族行導漾儉德全身陶融太和不嬰物累而辟書狎至傳駟旁午不暇棲伏俛而受命竟友於諸侯咨以書奏籌畫之事抗詞中病動不求合老將嚄唶大豪雄張正色檢御革心畏憚從容儒服以靜邊荒夷險終始坦然一致初郭英乂鎮蜀政暴及禍公以嘗所辟用雖言之不行終全節守義遂與妻子居巖石之下不復歛袂於故府矣及相國衛公式是南邦旌禮賢士待以坐幄咨訪戎政議者謂翰飛紫霄邈其遠矣志士方展國華中零哀哉蓋君子耻食浮於人不患無位故曰孔門不稱其官閔潁川尚慙於卿長公始以文顯中以道勝終以義全斯亦成名矣何必乘軒服冕方謂之達歟然以有王霸之畧通質文之變不得與公卿大夫高議明庭鬱湮重泉知者悼惜旅櫬南下浮江阻冦夫人河東薛氏故水部郎中據之女也之死明誓崩戚動潛舟夜風反柩湍險神明所護川后安波出于萬死之中克此九原之塋可謂貞烈孝婦軌儀壼教嗣子師周十一歲而孤危身過毀以余先君之舊見託銘述詞曰元和內融懿鑠孔純學滔泉源文鬱春雲儉德處難超然世氛即戎雅歌偃息中軍參以天時合於兵機道行則安言廢則危終保風節蜀人高之英靈沉埋旅櫬流離哀哀孝婦上訴蒼昊全柩巴江歸魂蜀道田橫舊曲季布餘輒一開泉扃千秋蔓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四　八灰

崔

崔敏 唐柳宗元集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 崔敏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塟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户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漪於宜切一本作猗者非玄宗南巡内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楊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陟盈切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躅絜以端其志躅居淵切潔也采群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脩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吏盩厔音輙窒三原盩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三徙皆爲尉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冠猾鷙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糧芻茭糗去久切又丘救切熬米麥也茭乾芻戎備畢給版圖田洫許域切民事時乂遷楊州録事參軍實

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汝加切）貢奉叢沓一日不嘗（張云七入切當是葺字傳作菁吳本楚辭中有如此書者）鷄譙四至（鷄遵全切譙木笑切亦作誚譙也）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杜祐也）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嚴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戶爲胥徒家有穰梗（音梗禦害之祭）大者虐鰥孤以盜邦賦歐愚蒙以神訛言恃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牟取也）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毀焚蒿淫昏者千餘室（焚音蕙氣也禮記云焚蒿悽愴又左傳云用諸淫昏之鬼）以舉正群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死也出記禮運）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爲德門清河濬源遠哉沄沄（遠哉一作其流）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爲茂功尚書清風藹其有融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黠吏是省妖風以正于邑（一作施于邑邦）克揚休命孰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痗（音每病也）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塟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祭崔君敏文（永州刺史）　天產崑崙者難爲玉植鄧林者難爲木公以令望顯于華族藝遂六書（字書也）學該七錄（阮孝緒所集）聃此黃老（聃丁含切恬於寵辱入補黑衣（戰國策左師觸龍曰願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謂崔敏以千牛備身佐環衛也）出參甸服（敏爲盩厔三源藍田尉三邑皆屬京兆）紀綱淮海政令惟肅（書禹貢淮海惟揚州謂敏迁揚州錄事參軍）宰制岳濱周於仁育（謂爲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儲闈典議直清攸屬（之欲切謂自揚州入爲太子司議郎）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謂爲歸州刺史迁永州）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于庶獄妖誣殄除淫祠剪覆出令三歲人無怨讟（徒谷切）進律未行歸神何速某咸以罪戾謫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泛鷁沿湘（童云鷁倪歷切亦作鷁船首畫鷁）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荒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柰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恍若夢遊莫徹中寢魂遷乘舟邦人永思匍匐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崔簡

唐柳宗元集

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

崔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

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愬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派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洎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葬壟于社壝之北四百步壝以醉切又平坐二音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逼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瘍音陽瘡也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壟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壟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鯢爲祖曋爲父世文儒積彌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壟湘瀟童日音篁水涯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曜于初譽動京邑施于方隅密勿書奏元侯是俞崔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旋入山南西道節度使爲掌書記至府留後蜀寇內侮禍聯羌髳潘云髳茂侯切夷名羌在西蜀髳在巴蜀叶

韻髳讀爲謨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劒門西獲戎俘超受刑曹留揔南都簡在山南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爲府留後移刺連部部一本作州謂簡自山南西道府迂連州刺史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元精以渝簡後餌五石病瘍且亂雷謗爰興按驗增誣簡自連州徙永州未至而連州人訴簡御史按章具獄坐派驩州始雖進律終以論辜記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注律法也溟海浩浩而君是踰嵩山茫茫而君是居嵩疑當作崇崇山驩兜所放處在驩州界厥弟抗憤吽于康衢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簡幼弟詣闕訟寃天子爲之黜連帥罷御史期復中壤遽淪別區喪還大浸又溺二孤簡子處道守訥奉簡之喪踰海水遇暴風二孤溺死痛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謫于天降此翦屠柩不及歸寓塋荒墟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簡妻柳氏先十年卒父訓又失煢煢相祖煢渠營切憂也與惸同撫悼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計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依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紼以出斧屋爰封記檀弓封有若覆夏屋者矣有若斧者矣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手斲以酹

童云斛音拘。挹也。酌也。酹魯外切。涕出焉窮。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神柩。一本作旅櫬。嘻乎崔公之柩。嘻。一本作嗟字。柩。臣救切。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頹。坋符吻切。塵也。或硊而崒。硊音慤。硊硊切。山多大石。崒。昨律切。詩注。崒者崔嵬。陰流泄漏。濊沒渝溢。濊。思廉切。爾雅泉一見一否為濊。郭璞曰。纔有貌。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踈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佻。音超。輕也。偷也。睒眒欺苟。睒。失冉切。暫視貌。又驚視貌。眒。書刃切。振目也。胜賤暗胷。胜。生果切。細碎無大器。胷。古忽字。輕嚚妄走。嚚。音銀。不思已類。好是群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轝云轝。音豫。舁車也。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遊。酹觴于座。與涕俱流。

崔述

唐權載之集唐故給事郎使持節房州諸軍事守房州刺史賜緋魚袋崔公墓誌銘　公諱述字元明。博陵安平人。自東漢長岑長。濟北相。代檀。雕龍之美。濟北五代。至晉大司農。洪州農八代。至北齊右僕射。昂僕射三代。至公皇祖皇朝散大夫。冀州武邑縣令。諱紹。大父同州白水縣尉。諱頂。烈考晉州汾西縣令。贈定州刺史。諱昇。之代有文行懿德。為北州冠族。公夷雅溫粹。安舒廉靜。於座右銘。得舍光之妙。於政論。得理道之奥。以之脩身。以之涖官。蓋家法積厚。而公能踐之之故也。始自宮衛試守。未弱冠而為藍田尉。已有嘉聞。尋轉婺州浦陽令。楊州兵曹參軍。皆以吏理著稱。故辟書交委。命書隨之。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再為侍史。實佐壽潭洪三邦。車賦之重。拊循輯睦。緊上介是賴。府遷于荆。薦言于朝。拜著作郎。虞部員外郎。論著奏議。率循憲矩。不毀方以求合。不出徑以趣捷。貞元十二年。出為房州刺史。丞長。帥剛嚴之理。當興師饋饟之殷。暴征繼起。煩言狎至。而能摧情屢身。以裕勞人。惻隱所被。四封嘉靖。十七年秋九月辛酉。感疾。捐館舍。春秋五十七。夫人京兆韋氏。承公官之訓。為女士之表。凡合姓二紀。柔而正。勸以義之道。備焉。其孤文伯。武伯等。學道禮籍。姿性純。至斬焉相視。滋奉裳帷。以冬十一月甲子。祔塋于東都。其原。禮也。初公仲兄。左庶子安平公。有重名於時。安平所與游者。公皆從而游焉。故常與賢士大夫。摧古今世道。博約論辨。攄之於詞。凡數千言。因曰。勝質之文。吾所甚懼。彼舛馳塞路者。既不可遏。又惡用斐然之為也。邪遂輙削去其用晦如此。行義醇備。慈仁任卹。安平既即世。伯兄繼沒。猶子之觧巾結

禍先於己子故不舉火之日男未仕女未行其於疾則十起衣無常主雖
伯魚稚春不能加焉群從族姻均祿直以賙其乏不結黨友不趨聲利嘗
欲脩性息跡考一丘之樂而未剋齒與位背負其奄然不淑爲知者所嘆
建中初德輿遇公于九江之西其後辱安平戴侯之知於公獲南容之眷
刻石誌美不敢畧詞而實錄焉銘曰　齊稱大風漢有文宗博賢葳蕤似
續昭融坦坦房陵勞謙孝恭優游祿仕惟道之從素履不華黃裳在中乃
儀列星乃飾伏熊居易處厚有初有終魂氣杳冥諸
孤哀慟圓蓍大蔡先遠攸同刻茲貞珉永賁丘封

崔某

權德輿集　祭崔士曹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朔日禮
部尚書權某云云故京兆府士曹崔君之靈烏乎相門令嗣被
服文義青襟隸業黑衣入侍贊佐征師參榮臺寺職列京掾年纔強仕謂
登公朝稍進名器曾雲未翥迍翼俄墜惟先穆公左官江干一言營道二
姓交歡信郡遘止君初卅角楊都會合甫過幼學自至京轂相傳博約永
言舊知敢志先託常曰繫援內惟菲薄缺然深衰猶負前諾力命乖戾英
華銷鑠方馳康庄已嘆冥冥長女未笄幼男孩提披披靈衣嗷嗷孀妻緱
原大墓祖載東祔瞻言體魄歸此壤樹頗我室人沉痾積年四支半廢雙
足不前常痛終鮮況茲歸全氣息纔屬形神惙然哭不爲位哀不成禮
匡牀宛轉如刀集體裧轉曉發銘旌前啓魄無不之歆此牢醴尚饗

崔倕

劉賓客集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
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名倕字
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營丘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
崔遂以爲氏後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
十五葉生琰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
爲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
以孝聞處伯仲之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絕以精義聞至德中戎羯猾夏王
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既聞爾矣果器
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表
公爲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鋩刃不頓府罷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
公時爲戶部侍郎掌邦賦急於用材薦公爲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
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糴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漢宣與
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
期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

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户部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脩
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蓄至吏懼而循法民不絓網而
國用益饒歲抄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兼御史中
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富其材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
元七年某月某日遘疾終于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用贈鄭州刺史賚錢
三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塟于成周之偃師從世墓也累
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才子六人長曰邠
及公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曰鄜至太府卿次曰鄜至太府卿次曰鄜至外臺尚書次
曰郇今爲廷尉次曰鄯至執金吾季曰鄭今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惟夫人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紃輔佐君子爲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
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祚澤流自葉長子邠
時爲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
郡太君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爲太常鄜爲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
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
子貴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
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
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
人皆入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率二翰林學
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與姑臧李范陽盧世爲婚媾入于姻黨
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璜爲吏部
郎瓘爲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
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
相君受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嘗事于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
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敭前人
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柔
日告于廟盡誠也儀甚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
于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爲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于孫
多材如彼榱棟必生徂徠太公之後擲二千祀烱如貫珠焯見圖史顯允
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塈茨生逢艱虞戎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
詞兵興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糴乃分竹使治粟爲
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鹽爲利泌使車來思剗弊立程吏廉商通歲倍其
贏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

本沒揚淑聲上聞軫懷俯樂爲停贈襚之禮侔于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三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響庭戶申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甲族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黔如重雲孕和含粹灌潤本根景毫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礴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崔漪

張說之集唐故瀛州河間丞崔君神道碑　蛟龍蟠乎沼無雲雨而不翔君子志于道無運命而不彰然則變化者是神靈之末富貴者非德行之本守其真樂其分不其至矣世有人焉君諱漪字某博陵安平人在唐爲姜姓炎帝之孫也在周爲崔氏齊侯之胤也遡源長發洪河之水接于天層盤烈秀太行之山拒于海東觀所以美其文宗北州所以貴其親族魏冀州刺史簡公諱纂君之高祖也齊散騎常侍諱觖君之祖也隋大理少卿諱世亮君之大父也故祁陽令諱抗君之皇考也丞百代之隆慶總五德之清淳孝友忠肅宣慈恭儉好古博雅隣幾亞聖盈而若虛漠而無象非夫入周公之廟升孔子之堂則憲章禮樂鮮得其門而覩矣弱冠以門胄入國學舉進士母弟汲亦以明經同年擢第大理卿張公文瓘人倫之表也目君曰昔兩劉並舉以爲騁二龍焉今兩崔齊飛可謂儀雙鳳矣搢紳景慕憧憧往來徙宅就居投刺成市若衆流之赴壑也及親而仕盤桓利真解褐澤州晉城尉降爲光州安樂尉換蘄州黃梅尉轉河間丞凡更三尉佐四邑體公綽之不欲勵伯夷之高操臨事以簡御人以寬雖爲小政必有可觀故八使巡風再薦清白河上遺老江濱舊吏吟詠餘聲祖述前事人到于今稱之若夫碧樹煙藹於江潭紅荷藻耀於澤畔寶貝炯光於空浦美玉明潤於斷岸不爲珍輿瑤輦之飾前殿後池之玩誠自得焉必將有賞心之所歎也況乎殿邦光國之寶罇俎柱石之器道爲帝王師言爲天下利已而稅遠駕於窮轍頃高才於下位亦無懵焉固將有知音之所歛也垂拱元年奉使上都遘疾終於時邕里之旅館享年六十有二夫人河東裴氏湖州治中懷儉之孫滁州司馬昉之女也稟訓華室作合高門嗣徽先姑克和娣婦德容之盛圖傳罕有喪親過毀蓐華朝落儀鳳中卒於鄭春秋二十有八長安三年春二月合塟於金谷鄉邙山之陽禮也北據高崗連隴南面大道禁林上國湟洲川原指掌仙門宰樹碑闕相望玄靈嘉之是宅嗣子曰用景龍中爵安平縣子職兵部侍郎夙遭閔凶不承誨誘慎終追遠克家用譽蒙聖主拔奇賞異絕

等超倫三顧赤墀之下一舉青雲之上祿廩所資吉蠲致美實光人宥十世降祥之所及也永惟官不達者身不登乎明堂行不夸者名不書乎史冊則韜光隱德緒俾後代將何述焉夫銘景鍾稱茂伐彼大夫之事冢豐石揚令名此孝子之志辭曰 維嶽建國厥生炎皇維師尚父諒彼武王古人言曰必齊之姜齊之丁公後有崔子因邑命族世濟其美黃鵠倚歌雕龍擅史倬哉嗣武含章挺生以蒙養正用晦而明混之不濁人莫能名學以崇道文以慰志垂其雲翼坦然卑位祿逮吾親榮非我仕皇皇上帝建官惟賢有人在下胡寧捨旃孰云輔德曾不永年展矣邦媛宜其家室友如樂諧皎如月出重壤既兆終天偕畢北陵墳丘松檟千秋金碑石樓祇令人愁東都城郭通澗瀍洛飛橋連閣金管迭作人世之轉然兮山川之宛然兮德音之緬然兮

崔翰

韓昌黎集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方云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同方作童非是或無相字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訣諧縱謔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卓詭方無此二字或作處世皆非是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方云以卒日考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尤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字皆非是署爲觀察巡官資掌軍田鑿澮溝斬茭茅或作茆方云茆鬼簝也此兼水陸言之作茅自當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爲字五百或作二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或無其字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方無大斂字今按上文并大斂計之乃得三哭方本非是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塟于汝州與方作以或無于字其二月某日遂塟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

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德者下或有其終字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有而字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有可字

崔某

羅昭諫讀書弔崔縣令丁亥年夏前晉陽崔縣令死於道政里客舍殍也余雖不識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餓者是必不爲貪吏則不然因作詞以弔之 南風熱兮雲蒸乾緬飢鬼兮愁鬱盤滋晉陽兮俸薄鬼之廉兮無剽削余詞以弔空鬼來親兮無西東鬼無山兮山之鬼夷叔彼之生兮未嘗足鬼無野兮野之鬼陳仲彼非其得兮一斤不之共鬼邀留兮亦師上愉愉兮下怡怡殘敗肉兮乞狗彘捨此兮何之諒天地之廣大兮吾不得而知鷄則走而鳶則飛鳴蟬瘦而蝤蠐肥何濁也則是清也則非茫昧既不可以問兮盤礴不可得而推況吾懷以四顧兮孰知夫天地之云爲

崔四

上元志李白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懷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裏烏紗巾倒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捲簾出椰榆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回橈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客爲之謳雞鳴復相招清晏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飈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

崔某

維揚志羅隱獻淮南崔相公天臨黃閣如秋淨日照洪鈞若畫清虎帳坐分真宰氣象筵吹出泰階聲雲霞自入淮王夢風月誰含煬帝情見說蓬萊百王發玉皇吟出廣陵城

阿崔

白居易長慶集贈阿崔 謝病卧東都羸然一老夫孤單同伯道遲暮過商瞿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已衰寧望有雖晚亦勝無蘭入前春夢桑懸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戚共歡娛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芽開手爪蘇顆點肥膚弓冶將傳汝琴書勿墮吾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乳氣初離殼啼聲漸變鶵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

崔鈞

蘇邁斜川集 河東提刑崔仁行狀　曾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

祖諱嶧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播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占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之自特進公師慶陽乃家于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遼州判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間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點大遼頗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靖深喜愠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宰武安則既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誘說豪右出粟平其直籍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殍黃髮垂髫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留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人驚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畧細故與吏民立教期於無犯推轂士率名寒素掾屬有故人子詭以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却之然卒加薦引人以此多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祠榜曰天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矍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廢寺庀材治具躬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追胥之擾也大觀初太行有黠盜曰李免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畧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太行以寧就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廩吏養兵儲邊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給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廩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麥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敷辦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職以八事應詔一曰議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通職四曰慎舉官五曰罷榷酤六曰議財七曰罷時估八曰重農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畧久之復除本路提刑發伏謫姦部吏震聳先是有爲浮屠氏者爲獄詞逮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正其非黨

與讞于朝貸之復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爲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既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瞿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徑請歸闔門不治外事絶賓客專以道家養生練氣之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龠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當任子捨其息以先龠朝廷不從歎謂龠曰吾弟未禄仕吾無以見先君既得歸乃謝事以恩授龠命下兩月而公卒烏乎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琥曰諷皆早世曰嵩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彦孝紀尚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于陽瞿縣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惟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善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文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曰易覽亦藏于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温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内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説靡不造其精微蓋自弱齡從事於兹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黄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顔如兒殆有得於出世間法者夫重於内者必輕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輙思之過嘗辱公之知論薦于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講公平生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遂云爾

崔正言

晁景迂集祭崔正言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怒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慘嗟遠宦沅湘樂詩思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無能而畏人識者譽聞以豪誇遠而求之黄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隣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呼逸於晦蒙身偶蒿蓬上皇有命執憲殿中匹馬入門遽不得容今天子夢寐賢哲召補諫列兄日時哉檻不用折臞然榻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纔一對病卧累月却藥餌而稀罕奏章跡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弱難聞兹勇有餘豈不懷歸山下敝廬已退未遂掛冠弗俞諫臣傍徨聯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強使其緜惙俟死其行幸蒙恩賜覲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純朴以疾歸閑寵之龍閣視子貪賢待爾勿藥荷帝命以再生宜亟咸之下作嗚呼天乎理或冥漠怛驚朝露寧論夜壑説之

也少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邪籍情每見於危詩今也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乞歸於箕賴手新松以盡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苦淚於一危

崔適孝

鄒道鄉先生集

提點刑獄崔君墓誌銘　元符三年春天子既嗣位妙簡畯良助隆初政而朝奉郎嘉興崔君適孝立實自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召爲尚書戶部員外郎道病十月四日次常州無錫而卒享年五十有二母壽光縣太君沈氏垂老子傳世尚幼三女皆未行諸弟舉進士未第之子以貢賀奉表霑恩未出官上下內外賴君以濟而君逝矣聞者悲焉其家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某日葬于杭州臨安縣靈鳳鄉某所之原其弟适太學名士也以君行狀來求銘曰君諱仁授之曾孫國子監丞諱伸之孫歙州婺源主簿贈朝散郎諱敏中之子初學即崇義理不務詞章會神宗以經術取士遂登乙科調宣州宣城主簿朝廷方選教官委國子監考所業以聞君詩說十卷丞相王文公稱之擢爲夔州教授夔險遠難侍親以行辭不赴宣城用薦者遷杭州於潛令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袁州分宜縣尋丁朝散憂服闋知潁昌長社縣戶部奏留爲檢法官又留驅磨文字就除幹當公事會哲宗復遣常平使者遂使淮南西路主議者懟不嚮已降通判定州久之事明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辭以母老改江南西路就除提點刑獄再娶皆殿中侍御史錢公顗之女長贈德化縣君季封德清縣君君事親孝友弟睦行己待人一本於義朝散貧甚鄉有高其節者出緡錢數百千助畢婚嫁其名雖貸其實非也君既終喪乃力自儉約月儲半俸償之必其受而後已少年登科聲動輦下公卿爭欲妻之以子不就曰以貴富偶貧賤肯屈意事吾親哉錢公方斥監秀州稅乃自請婚焉又取其季以繼其室諸弟試有司不利往往連日咨慨若無所容至其絀爲通判則怡然修職如州縣時在宣城復圩田在於潛去猾吏民到于今懷其賜繩姦不避要權薦士必先寒遠與人交久而益固聞人善不啻如己有自宣德郎再遷至承議郎不磨勘者八年或問其故曰嘗夢官止朝奉母老矣幸少延以奉甘旨已而覃恩自遷其官乃泫然歎曰終於此乎後數月果不幸其生平可知者如此其惟恐人知與人不得而知者可以推此槩見也念非銘得所託則無以信後世敢請嗚呼若孝立者殆庶幾所謂躬行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歟某何足以銘之然某不敏孝立取以爲友有年矣去年北歸過贛上

相見驚喜且曰自予竄瘴鄉吾母日誦佛書祝予無恙然則孝立雖不可作所以慰其母夫人無窮之哀思者敢不勉爲銘邪銘曰孰不戴天孰不比人孰無愧怍以立其身安于躬行是謂君子將聖不亡我知其與顯豈在位傳豈在嗣昭如列星庶其在此。

崔象之

韓魏公安陽集

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以賢而不以親今之云亡其子振孫等以墓有銘哀號馳訴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河大房七兵尚書休之後今爲開封鄢陵人曾祖周度仕周佐兗帥慕容彥超幕帥叛以大義切責遇害贈祕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父立爲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恥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既不利有司慨然以篆刻之技不足爲遂益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鎮酒稅再監許州商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翟縣事歲滿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大管勾許汝州石塘等河催綱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母夫人仁壽郡太君冉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顏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塟雖盛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皆盛年物故孤遺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爲遠官故仕宦專以庇族爲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位者必爲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識面推嚮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曆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斂省冤滯節浮費嚴武備凡數千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藁於楮中於是人益知夫象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正無不畏而爲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爲惠也從事許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梁統者懼及于譴則銓格爲廢人象之日持議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東北隅有亭曰葆光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間默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

至則以文酒爲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寧極尤相厚善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別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爲林泉之約願預者輒以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爲空象之笑而不恠也然象之亦爲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復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內治以脩男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象之敎子嚴而有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其年三月二十一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某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既孝于家又忠于友惟德之尊富貴紛麗恬不可誘惟道之存死生之際亂則何有達性之根人雖亡矣名不朽矣事著斯文

崔志亨

王初寮先生集崔志亨墓誌銘

士而自脩初不期於有獲而在理爲可必者豈洎然遽無意於求哉致於可必之理終不足恃則放乎衆人之所不馳以達吾之心庶幾得喪之可忘而舒愉閒曠之氣足以養體而輔生不幸而又致於自病或者文學行義所以取顯而不必顯優游嘯咏所以爲樂而不必樂吾然後知夫命之果有制也博陵崔志亨五歲知讀書晝夜不輟未冠入太學志甚厲業成籍北都外監論辯英發筆橫驚分敎者每見咨挹要貢禮部頗出奇悉銳不肯與人相行綴既報罷自誦所試音節琅琅聚聽者聳然許之初志亨之祖官南賓所部戍兵思歸志亨搆茅屋崖谷間榜曰快意日奉其祖盤礴亭上爲文盛道山川之勝若不欲去者戍兵喻其指欣爲留也祖亡繭足扶櫬歸親有疾刲股肉餌之服喪毀甚於後母尤盡至瀝指血書梵號以薦福叔與二弟前歿睦嫠字孤同爨三十年無怨恩厚薄嫌舅張南夫以窮歸志亨爲共有無終則以己地葬之且嫁養其三女鄉里歲饑以家資瘞殍皆數百清平博平嘗以經明行修舉會科罷不行而志亨既不遇合因悼前猛就新儒學易作訓傳攷觀春秋深意築存室里第檜竹茂處把酒賦詩陶然無復進取計俄苦風痺便廢此事以政和三年十二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五茲命也已志亨一名沖其先　州猷次人徙居大名之清平曾祖卒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妣卜氏贈永昌縣太君祖懷忠西京左藏庫副使妣李氏封永安縣君考問故三班奉職妣劉氏志亨娶號略楊氏子人皆幼安時奉母命以四年三月三日葬志亨於博平之先塋求誌其墓三人曰安時隸貢士業曰安雅曰小僧蚤亡孫二人曰百川百彊孫女三其兩姑歸志亨之弟圖南名搏兄弟皆以豪邁爲吾先君子之所稱爲作

銘曰　維師太公燕及孫子穆伯邑崔因邑命氏博陵仲牟立如是似降
駰及鈞封植根柢迄唐仁師又世十二從　遷魏濯濯條枝兄弟敏文自
堂孰基志亨老成人莫敢疵負能弗售病又廢之身不逮享其後人施勉
哉傳承念此刻詞　祭崔志亨文　維年月日北嶽王某謹遣人以清酌
之奠致祭于故崔六丈志亨之靈惟靈學問成於妙年孝友稱于一鄉軒
奇磊落旣自許以氣節扶疎勃鬱又大播於辭章宜青紫之俯拾指寥廓
而高翔顧皎皎之不逝卒蹉跎而歸藏惟興寄之超然友千載而相羊兀
醉吟以終日哆餘瀝之淋浪疑可以適志而引年追荷蓧而侶柴桑病奄
奄其此廢曾爲樂之不長今遂往而不返豈易度於彼蒼念昔予之諸姑
配季子之頡頏倏姻連之四紀凜宰木之幾霜憶先君之携予隨鄉賦于
大梁予韶齔而工文娛二老於隣房比懷檄於魏博過里門而登堂覩巾
拂之歆脫屹婢僕之扶牀如美疹之加劇果藥石之無良歲行盡而訃聞益
感舊而慨傷閔外妹之孑立諒恩拊之曷忘氣忽上而塡
膺淚落下而沾裳聊寓哀於短詞持往俯於一觴尚饗

崔漢臣

宋廖剛高峯集崔左藏墓誌銘　侯諱某字漢臣世爲荆
州江陵人八歲失所怙順事其母如成人旣冠而母逝廬
其墓三年瘠蘇瘘塊竭心力於浮屠氏之法以爲追報由是以孝聞于鄉
除喪益慕古人立身揚名爲父母顯廼遊學四方逾江走辰時州將騏驥
使張公璘一見而愛之遂妻以女神宗皇帝即位張守德順例得一子官
奪以與侯曰如崔郎當不負此恩再辭不應任且陳非志強之授三班差
使俄慨然曰臣子忠孝是職功名所階亦奚儒冠武弁之擇吾知所以致
吾身矣自是研涉兵法目擊心到論議宏偉畧謝凡近識者奇之熙寧六
年朝廷經畧河隍主帥王公雅聞其才重之首辟掌機宜文字有所諮獻
往往忻納侯不樂處帳下數從大將景思立部兵趣敵最號有功異時第
賞人人自列惟恐居後侯獨不以爲意或者怪之笑曰丈夫生明盛時方
天子用武無奇謀異畫足以上動冕旒資取節鉞錄錄隨衆效命正償廩
餼耳何功足云聞者愧服竟錄斬獲攻守之勞自三班差使累遷右侍禁
元祐紹聖間歷吉撫二州兵馬都監左丞張公商英嘗爲江西轉運副使力
薦其能於朝不報惟端介不善趨鶩故人亦鮮能知者卒以書年叙遷至
西京左藏庫副使崇寧五年寢疾卒享年六十有九侯爲人風神整秀進
止詳華忠信愷悌自其天性而沉機果敢有過人者噫其良將之不試者
歟曾祖某祖某家富鉅萬爲鄉豪以樂施聞父某左馳衛將軍母趙氏江

陵縣君皆以侯贈張氏封長安縣君先侯若干年卒再娶曹氏封安仁縣君慈聖皇后之初從姪也子五人長曰振東頭供奉官次曰援左班殿直次曰抗三班借職次曰挺次未名女二人皆適宗子長右班殿直令淮次右侍禁不已孫六人之奇之純之邵之才之美之問女孫二人以二年癸未十一月二十日丙申葬于江寧縣之後山長安祔焉銘曰　惟孝與忠有實其衷神也允相志焉則從才高其倫尚多不試匪富我躬以遺後嗣崔氏慶流其源在茲我銘幽宮示人不欺

崔貺

晁無咎集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卒未葬也其孤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乃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官不偶即解其印紱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爲善以壽終魯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遭命也其歿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穫也禮爲亭殯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葬是懼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竊好與魯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乃叙而銘之君諱貺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采於崔者漢以來益蕃故有雙邯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博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脩氏族志猶第一而君首大父廷温隱居安平安平蓋唐志博陵商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温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至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丘之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參軍再調陳州司法參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斯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士思安能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秘書省著作佐郎於時年六十也其掾沂使者檄校士東武東武士豪喜構場屋訟異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牓相詬詠主司恐爲中夕張氏名州遣衛乃得去人語君故君不卹將出闢戶衆洶而前閉堂下索牓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君厭者君即命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爲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重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教授諸王宮君辭寒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歎賞乃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悌力田相親睦

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休以恩遷奉議郎勲飛騎尉服五品累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人曰吾無它時捧檄歡今幸以登朝責往者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燮孔殼燮趙州司理參軍殼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葬兖州龔丘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爲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爲鄉閭所推許其學喜言經工爲詩賦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顏復皆魯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率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薄無聲妓娛貧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葬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懷得失年八十五乃歿故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奔競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教曰速化俗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更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棄事家居二十五年死而曰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所未有何必它奇節異行然後爲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拘之士什百矣是宜銘銘曰　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爲宗族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爲一世資惠何必及天下脩之身可以爲政事施其大既師其小亦施抑八十五而歿其又何悲

崔從政

胡銓澹庵集　河源縣令崔從政墓誌銘　紹興戊午某備數春官同僚周執羔表卿得出房詩賦卷喜謂余曰僕選儁得人矣既唱第則新興崔若礪公治也常恨不識其人無幾何某以狂瞽言北虜不宜講信撼廟堂大議得罪上不忍誅流新興道英州公時尉真陽一見如舊余既抵新而公治亦官滿來歸朝夕過從論文漱醪未嘗不極歡而罷也則又遣其季若舟若雨從余授春秋易而公治與其友彭元永陳介卿彭元合亦徜徉其間時漳人陳元忠景衛客番禺佳士也聞公治兄弟志學而新之士皆化翕然於是浮海輕千里願交一時精舍爲盛已而公治爲惠之河源令而余自新興再遷吉陽別去不相聞知者久之一日海賈萬里持景衛書來島上問余安否且曰公治如行所改秩命且下以疾卒其云爲澹菴所知也敢請銘某哭曰余失良友尚忍銘也耶粵明年景衛書逮銘益勒不懈遂商其末而銘之君幼克嶷長讀書功力兼人不記其先世業事親爲聞孝逮壯詞藻學守行乎南表國朝三歲大比合二廣登第者財數人新蓋曠古無達者自君始破荒士豔其榮在官

洗手奉職所居民化河源蕞爾邑民罷吏桀黠而君束濕馭下子惠氓獠姜枯以膏奉上不阿而不悅者媒蘖其短坐戾法若干條君曰與受垢死無寧直之卒亡絲髮左驗君能益白其罷尉氏如選曹也表卿適爲三銓亞卿聽所願爲君止求一縣自試曰此家飯識者與其介卒以己巳年十一月初四日饗年四十有三若舟走錢塘以其喪歸葬歸化鄉湧水原君經學有根柢工詩文嘗挽余兄邦先云通昔笑談成昨夢百年忠孝忽豐碑又云要使閭閻皆尚德敢忘畎畝亦尊王長短句云愁殢有兵樽老怕能言李其思致多此類余詩哭之云聲名世上少知爾文物嶺南難若人蓋實錄云曾祖諱鶚不仕祖諱惟肖廣州懷集縣主簿父諱納誨封州開建縣令母區氏娶梁氏無子有女一人年十三君兄弟三人若舟若雨皆舉進士試禮部惟一妹母夫人擇所宜歸曰必嫁官人君因以妻景衛比婚行古奠鴈同牢禮不舉樂以矯俗廣之三揖蹠之既景衛偕計有場屋聲衆始伏君知人故景衛亦爲之盡銘曰 轂朱丹兮瘁其身高疾踣兮位不對德兮後則光畢受益兮彼不惕其高君獨危其卑不謂賢哉不謂賢哉

崔遵用

蘇子美集處士崔君墓誌 博陵崔籍初命理獄于平涼將改塟其先君以聞得報遂來求誌於舜欽先祖中令之夫人則駕部郎憲之女視籍之先君則異母弟故能詳焉謹案君博學善談經術魁曠豪爽人也年十八舉進士有司甲籍其名上之中令暨文正公丞相向公忠愍冦雷州雅與友善偕試于廷中君文中格上指以年少特罷去其後中令連典貢部君以親嫌不出應詔書羈遊山東十餘年再至都下生平交游皆烜赫將相也往往記召終不肯一造其門下又兩貢御前不中第執政憐之爲建言其輩數十百人試以補武吏及期就席君感槩曰我素以卿衡自標置一旦不耦返栖屑執筆求爲賤役亦不鄙乎乃廢卷引去縱酒都市中極醉頹蕩徒步將出國南門方春大臣賜醼苑中暮罷騶呼止君辟道側仰視之依然皆故人也不覺涕泣霑下因呼自名曰老朽不得志去國決不復仕矣諸公面之亟遣從吏謝以去已而私自嗟曰吾聞道之是已今日不圖爲貴人氏所敗也遂行買田築室著箕穎間窮堪輿圖緯風角推步佛氏道家書以至筆墨圖畫方藥種藝之事畢精焉間引農樵共飲醉輒酣歌起舞以自快絕不迹城市亦不道平昔所爲鄉人以處士名之如是數歲一夕無疾奄然逝矣年六十有五時乾

興元年秋八月也娶范魯公質之諸女早卒今卜合葬于上都開封縣之
某鄉村用景祐丙子冬十二月日封君諱遵用字藏器銘云　交游皆至
輔相而卒不齒一命亦其命歟晚
節用術藝劇飲以收其心哀哉

崔保孫

張文潛宛丘集崔君墓誌　君崔氏諱保孫字祖德許人
也以其舅程康穆公恩試將作監主簿年二十有四居父
喪以毀卒曾祖某贈工部尚書祖某贈禮部尚書父某贈中大夫夫人范
氏今樞密高平范公之女二男子曰復應天府宋城縣尉曰漸舉進士其
孤以某年月日葬君與范夫人於鄭州新鄭縣某鄉清河張耒實銘之銘
曰惟崔氏隋陵人遷於許禮部君君爲兒卓不群長好禮恭篤慎不玩友
妻如賓居朞喪戚斯文服其服徹俎尊或止之君不聽世禮衰半亡存唯
齊斬僅不泯克守古君幾仁　詩書忘本根曰吾學可設陳嗟腐生耀浮
文韓忠獻世大人謂君賢崔其振高平公譽毀信自君少以予嬪謂崔氏
是駒駿孰與之幼而聞孰奪之冠而隕藏千萬不一陳其或者在子孫

崔著

鄭獬鄖溪集崔進士誌　進士崔著家於夷陵贈工部侍郎遵
度之孫左侍禁仲求之子生四十一年至治平之乙巳三月壬
午卒於江陵無室家以服其喪無子以主其祭斥其槖裝以葬之於北郭
長林門外地衍而高增土三尺築垣以隱之植木以覆之荆州守鄭某鐫
辭於石
以誌之

崔敬嗣

廣川書跋崔敬嗣墓誌　集古録曰崔爲唐名族而敬嗣
不顯余考之唐有兩崔敬嗣昔中宗放房州吏多肆慢不
爲禮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每擬官輒超
拜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死矣即授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嘗持節荆襄
徙鳳翔又節度劒南其官職甚顯敬
嗣亦以此名於世昔人偶不考也

崔憲

趙周臣滏水集崔公墓銘　君諱憲字子真涿郡良鄉人世系
載先塋憧事業載壙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醇懿之休德不
沽激以忤物不苟合以趨時淹貫六籍兼綜群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
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爲人師行爲世表慈祥孝友篤密愷悌人
無得而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真云其醇而不耀陳仲弓
黄叔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于官春秋五十有二

官至於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之才之邵猶以行掩之也與同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友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命古有譔述勒銘斯表用旌不朽銘曰　元氣氤氳降爲仁人含和韞真不淄不磷介然而石温然而春聲溢天下禄纔及身青雲諸生滿其後塵勒名真石垂聲不泯

崔榮

劉文簡公集陽丘崔氏先塋之記　崔氏本姜姓太公之孫叔乙讓國居崔邑因以爲氏其上世冀之棗強人當宋承康中七世祖以水害徙陽丘遂占籍焉世賈販致饒名于鄉里高曾祖忘其諱曾祖妣鄧氏子五人其第五子祖考也諱泉祖妣王氏子四人父爲長諱聚天質博厚有才術在童幼遇金季亂生業蕩裂無遺既益壯挺然以承家幹蠱獨任其用本之以信義行之以權宜而終之以勤儉孜孜焉矻矻焉規無濟有寒暑晨夜弗懈屬江左平往來貿易湘湖間以是致貲累鉅萬言富室無居其右家既成矣乃更詳謹和裕以謙德自牧凡子錢知而賢者弗券貧無以償者折券不責其飢乏者恤之如不及人知德焉有子五人且老一夕感焉具以貲產均析而畀之曰無墮而事乃從容杖屨洽親友耆舊盡東阡北陌之樂春秋八十終配趙氏耿氏五子皆趙出長名成字國遂卒歲年七十娶李氏二子曰寧字安卿早世曰泰祥卿　州務使第二子名順字善甫娶楊氏四子曰公恒曰公吉曰公正曰公與第三子名榮字壽甫娶張氏施氏三子曰公綽曰公忠曰義第四子名顯字通甫娶郝氏唐氏二子曰公溥曰公達第五子名璋字潤甫娶鄭氏房氏泥氏三子曰公勉曰公勤曰公歷榮雅與余善來以善狀請曰榮等賴祖先餘澤無所於報先生辱惠以文載諸石爲松楸光華俾前美有聞後人有所循持榮等之願也爲述而銘之余爲人之家世不同若其善則必隆不善則必替未始不同也洪範五福言富不言貴故家之隆莫如富而富之所止必其善焉傳稱富而無驕未若好禮滿而不溢富以長守衛公子荆於其始有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謂之善居室不眩於物也不膠於富也漢樊重子孫公侯奕世其原出於君子之富以是觀之富可以不善有乎崔氏扼於干戈擾攘之際曾不幾何而其先人迥拔孤起復其隆盛燁燁如此非夫以善繼善則其能至於爾耶嗚呼矧其昆季孝友相維克迪先猷戶庭華腰角立雄峙其孫息楚楚焉皆以問學克家繼踵樹立內外贏二千指鬱爲大族名門乃復擴報本之誠盡追遠之孝斯又善之

善也歟吾見其家慶之來繩繩無已也銘曰崔姓之得實惟姜所出支衍派分厥系莫述冀以溺遷止于陽丘勤力致饒世德孔優厄丁六葉玉石具燬剥極慶鍾起家有子其子維何信篤義專陶朱之能用莫我賢家既隆矣樹德適懋優游以終八十其壽五桂並榮孫息繩繩堂構益崇乃惟善徵伐石勒辭泉壤是責恪矣後人繼善毋替

崔玭

東郡志 內黃縣崔令尹頌德記　內黃邑亶甲之東墟也即藩闈咽喉神散血脉前吞馬頰右控龍岡列王豹變之鄉七雄虎踞之地張賓崔皓曾施裨國之謀荀彧田豐亦運邦家之策高旗長轂雨驟雲屯綿歷歲華其來有矣洎故南陽郡王恣其酷虐縱彼兇狂納奸佞之言志中諛之諫內棄貔豺之士外連烏雜之兵禍及生靈毒流草木致使交鋒洹水決戰斯彊尸滿郊原血流平地曹公之入徐壤靡有孑遺項氏之陟襄郊疑無噍類爰我相國謂左右曰然已息干戈未蘇疲俗活吾赤子須藉良材乃衆舉博陵公玭爲之令尹語於相國曰公甲門茂族禮樂名家涖事惟能應機不滯累曾撫字頗善普牧君令尹以用於心可上尊與當如是說召見怡顏親受化說以其斯道令尹既得其命尋至茲封煙去蹤燎廢之尚爍刃光之跡染閭巷之猶腥蘊室壞摧極目荒毀燕棲春樹人宿燒屯十家之中黔首無一半矣國行之內肯使無二三焉莫不測問鄉閭躬詢比屋傷嗟待之起念通宵憧憧往來孜孜朝夕而又撫之以惠成之以能均訐勸之恩妙有推携之能末途暮歲歸俗如流襁負盈途接踵而至然後重修驛署置門榻之尤新再構旗亭飾廊房之過畜相國乃賞其功幹迁任新鄉耆老攀車兒童卧轍諠譁塞路行莫能前迺相讓之遂再陳請乃問於相國相國聞而喜焉謂左右曰當求所舉信不罔乎有此政聲宜從請矣即可恩以遠錫爵可就加纔歷周年兩授寵秩初允留之請旋加正之名信及蝤蛑聲揚相府政均前哲名邁古賢不徇私而立身不苟媚而取俗陶淵明之五柳更益芳聲宓子賤之一琴尤光茂績我令尹潛敷陰隲顯著誠明愈四鄉之瘡痍蘇百里之疲瘵洋洋德美嘉譽孔彰聊書不朽之功以紀他山之石縣尉樊公偲儒囿騰芳詞林秀心澄皎月德瑩氷湖勸彼農桑出不嫌於乘露聞其疾苦歸匪憚於帶星與令尹盡節奉公勞神萃思席無暫暖身不求安固力規畫不日完緝此乃聲流衆口德叶群情裨贊之功可謂大矣列在貞珉以述政能大順元年閏九月十日鄉貢進士蘇圖元撰

崔帥

惟楊志 洪咨夔寄崔帥 歸鴻隻影宿汀州夢繞蘆花不柰愁
潁谷杯羹無日遣鬻桑棗飯有時酬功名曠世來斯受議論驚
人合則流此事大關天下望殷勤爲報古楊州 美官誰不愛所貴以道
得道足以得之有底去尤力祥麟快掣鎖玄鶴不受弋此意關重輕當有
識者識 欽永早患失光禹晚志得飄風一鴻毛何能益人國已重物乃
輕此理有深識方寸浩然氣天地吾其塞 富貴紛探驪功名競騎虎眉
端萬國愁心意良獨苦五年安邊功絕口不自語仙帆去蓬萊急浪一砥
柱 出江梅未花過嶺青著枝解裝書滿林自課應門兒獨樂非不好民
瘼將疇醫詔來不俟駕世事猶可爲 楊州傾城出作遠事追送諸生吏
依依瘦馬踏朝凍冥鴻去何許水落霜宇空鬢短心緒長危檣戈清夢

崔世榮

宋本至治集 元故中順大夫刑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又二日己丑中順大夫刑部員外郎
崔君卒于上都庚寅含以永刳鉅松爲棺既斂三束以鐵辛卯載輜車一
乘官命刑部奏差孫遠哲族子上都留守司宣使適閻以喪歸葬薊州平
谷縣某鄉也始君卒兩丞相嗟念出公使錢萬五千緡以賻參知政事史
公惟良參議中書省事驀訥右司郎中八拉合赤都事常珏左司郎中姚
庸都事王明德涅跌于直省舍人野德彌實普華斷事官梁謙洎掾史十
四人回紇掾史一人譯史一人別自賻吏部員外郎程恕主事温格非户部員外郎
仇濬主事宋伯仁禮部郎中宋本主事陳允文兵部主事王主敬刑部侍
郎鉄木爾榻石主事白元采工部尚書巴臘合赤員外郎武祐主事尚師
簡又賻樞密院判官韓讓參議樞密院事沙磾都事石抹彥通御史臺都
事郭烱監察御史獲理台梁遺欽察台王恭亮阿合麻劉從禮翰林直學
士馬祖常國子博士韓鏞詹事院長史于欽家令司典薄周馭集賢院都
事安處約宗正府郎中卜顏鉄睦爾典瑞院經歷張忠都事徐世榮太醫
院都事潘大榮司天少監王弘鈞司農司都事韓輔上都留守司判官柴
惟一都事王敏賈德隆武備寺經歷宋通順皆賻太府監尚乘寺覆實司
宣徽通政兩院洎郡人濮州尹賈某尚食副使李某館人吳思恭又皆賻
來賻者皆拜有嘆惋者哭者哭而哀者韓博士曰是奚益聞君嗣子幼惧
不能備禮君善人仕亦顯撰志刻石以納諸壙期不朽可乎衆讙曰實吾
屬責武君仇君遂屬筆於予曰予扈從來上京一見君即大相得每日昃
出曹署與六官諸君子歸所寓留守司官舍必會聚茗飲高論閑談平生
或詼嘲抵暮罷明日復爾是月十三日晡時君與予博武仇兩君旁坐點

籌助叫譟君投瓊大呼采意氣迸躍橫出然與予迭下上勝負乃不平曰苟棊必不能我抗遂棋果運思不可測予大北其神固不亂也明日得寒疾常君曰是不可委庸醫爲召太醫院使呂廷玉與其徒五輩來切脉曰不可爲也衆駭而憂之日俟公事少間疊往候詢藥起居次第已而竟不起嗚呼予忍不銘君哉然求其歷官行事不可得仇君之言曰君始以大都路吏貢刑部令史轉宗正府尚書省掾授武備寺照磨東充雲南奉使首領官調徽州路推官入爲刑部主事樞密院都事就遷經歷升斷事官改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出僉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拜監察御史復入刑部爲員外郎其行事雖得一二迫發引之亟未能詳當待其子弟故吏狀其行別碑神道今不暇也乃第取得者書之君諱世榮字顯卿一爲刑部令史再爲刑部官三爲按劾官再爲治獄官一爲治盜賊官人未嘗指名暴酷及沒錄其物得帽衣衣之有著者裳帶靴復韈茵枕衾氈馬之鞍策總二十有七事馬一匹錢五百貫亦寬且廉也哉嘗聞其言法律意輕重皆往往有義理可聽性樂易故交者率愛而痛其死含襚絞斂皆臨視而得武君白主事兩人力爲多君大父某父某贈某官娶劉氏早卒繼李氏並封某郡夫人男四壽安壽童山壽海壽銘曰　人善不善視衆好惡以見死而衆悼傷較然其臧故雖死于遐友藥以斂勝厥家人之愛天將弗害奚責諸天其固其墳。

崔架之

劉申齋集

湘陰知州崔架之墓誌銘　余平生老友崔架之質直方正天性好誼誼至高尤惡薄當世者常欲挽天下熙熙穰穰皆回心而鄉誼甚盛心也喜賓客至傾竭輒脫妻子所服飾質貨以供燕勞贈賄以爲常人人滿意去不知架之故無宿春聞人有急暮夜馳赴不一語家人猶恐後事已不歸德古信義士也架之諱棟世爲晉寧絳州翼縣人系世唐國子博士駰弱冠試吏江西鈔提舉司行泉府司理問所知名提控富州安福州撫州路案牘名益聞歷大都人匠都總管府留守司少府監知事陞監經歷改留守司都事經歷瑞州路省臺交章不報授天臨路同知益陽州事年六十九以奉議大夫天臨路湘陰州知州致仕架之有守有爲常思奮不顧身以脫人於險其素所畜積甚於人所嗜欲常從韓理問多方白負主薄實不與贓通負得不死瑞州日飯施縣丞又代輸其誣服之贓施得不以餓死鞭笞死皆所甚難而意不滿不能力爭省憲脫二人於亡辜西師興益陽當轉輸播州往復道里六千判官當督餉故墜馬竟辭行架之屢請身督餉捄四十萬軍士飢欲死者

父老遮留不許至常德而蜀平班師架之亦還治則天也益陽有故監縣大原人無子而家貲鉅萬諸壻爭二十餘年不決架之遣吏其鄉訪求得其族子常爲後者而訟爲息此居官理余所知者也其閒居有鄉人遠服賈于洪失利而病且死自言識架之實未嘗識問其名居則曰魏仁鄉爲謁醫治病病已又爲稱貸以資爲賈乃好飲盡亡其財脫身遊高安竟以責累架之它日其父携孫來求亡子以父命召之不至父歸置其子崔氏久之仁鄉以疾病來八日死架之爲買棺以葬又教育昏娶其子焉嗟夫薄俗多藏厚積遺所不知何人而塗人視其親昆弟於其族之人與所厚昏友棄不遑恤者皆是也而況素所不識人者乎架之豈不誠賢士大夫矣哉使架之蚤從州縣徧歷省臺當使所至風移俗易人人耻爲薄夫鄙人豈不世道人材亦職有賴而卒以滯淹老死下位與架之同時共起在高位者多矣能進退人材者無餘責乎孔子稱下展禽爲不仁又爲竊位可勝恨哉架之死元統甲戌某月日年七十有一矣非不得年也娶常氏封宜人先四年卒實賢內助子男二子誠國學生累官至承事郎廣州路番禺縣尹次思立女二壻鄭文煥張顏孫男四葬某所以某月日銘曰

無不知己孰蔽其賢無不俾爾又假之年而止於斯於乎架之

崔某

蒲道源順齋叢集三務提領崔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世爲平陽洪洞人壬辰兵後譜牒逸墜不可考然崔氏歷代以來爲顯姓大父諱堅父諱善娶某氏君弱冠克自樹立時平陽始附國朝事皆草創守土者辟君攝冀氏縣尉陞爲尹縣事以治繼改充管軍千戶并與魯官後隨軍至興元因家焉屢更錢穀之任以能稱君性剛直人有一毫挫於己必求伸理雖強禦不畏或以爲訐實非也以大德五年正月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初娶翟氏卒繼解氏卒繼蘇氏子男五人長天祐翟氏出娶王氏次天祥解氏出娶楊氏次天輔天麟天禮皆蘇氏出婦喬氏王氏張氏孫男五人孫女六人皆幼以是年三月壬寅卜葬于興元府南鄭縣開化村西庄壬舍其妻蘇氏與天輔等來請銘銘曰

惟若人兮直匪頗年既修兮子孫多瞑目玄堂慼復何勒銘茲碣永弗磨居

崔君舉

劉將孫養吾集前太學進士復心崔公墓誌銘

往歲甲戌聚江右士大試于洪以十數萬計于時復心以書擢第一先君子須溪先生聞之喜得人考官爲溫陵邵宗斗留郡幕即索謄副讀之風簷薄莫再三過不能已侍邊以見授曰前無此作也吾不意文字

之妙至此其題爲多方中汝尚克敬止敬者義理之粹言而下之爾田爾宅者須民心腹之曲折故難爲言嘗評斯義極小人之隱微而有君子之德美其屬望復心何許未數月而橋門士散又一期而崇化草生之矣每慨然科舉千五百年而後文字變化始遣於極孰知盛之不復可加者乃其運訖之候耶嗚呼今幾五十年矣讀其文猶恐然也古所謂言立者一言而止耳或且有其意已足是雖時文進取抑書生不得與於論議予奪而一日之長可傳誦至今有鉅公顯仕高文大冊所不能及是豈不足以不朽也耶公崔氏諱君舉字宏甫世百篇當家父簡齋老場屋稱經師少即才氣從橫掃群輩一空論議卓犖月書季攷無與前諸大宗父行皆望屈下之庚午大比郡擬試第一秋賦亦如之試南宮又幾如秋闈而對策景景觸時忌遂不第然名聲隱然出一時奏名上次舉混試魁江西參觀化中塗而歸歸而浮湛笑傲不知時世之易遇酒酣縱談顧四坐嬰兒之隨意諧適不復計其其當何如或時抑首嘿嘿如不能言一語微中能使他日猶絕倒孺兒嬉弄觝排指擿披扶若不遺而孰何無不依於義厚意藹然聞見故知熟視揮手去是孰能臆其所存哉筆墨精厲詩文倉卒沛然不蹈常襲故感慨宛轉烏烏縷縷理盡辭達皆有味其言也使客之至於安成者無不知尊禮鋒雋鍔鍔不小挫邑校婁借重分司廉車選教太和行集賢敦請長鳳山所至斯文宗之麾埃糠粃猶足以陶鑄興盡輒去鳳山以簡齋憂去不復有當世意提學使者雖再委鄉校及禾川又奉省檄再強起鳳山意泊如也二親高年徘徊膝下友愛婉孌故舊急難曲意經紀無不盡於分平生於是非好惡不能吐茹間以嬉笑出之所過大家子弟可稱稱之可進進之各因材而篤中誠愛之慕用不能忘山立張拱神意浮眉宇間非其意合即貴游執舊不少假借世難多囂隙嫌婁媾回旋偪仄有不獲已者矣非機變開闔殆不自拔館穀東西不足以振貧浩然無所回屈晚更多病病逾棘卧疾五年而没没而郡僚倡率弔祭之哀逢掖士追思之不置蓋一州之名士四方之人望頌絕於此矣生淳祐辛丑六月二十五日寅没延祐丁巳五月二日寅曾祖上達祖懷卿父子敬簡齋也娶劉氏先卒男二復長先十五年卒次積中女一適劉庭芳孫男師錫卜九月甲申塟州南順安鄉東塘阡劉氏墓側遺文收拾尚四十餘卷若所不起草者有之四方無不傳長弟應材第甲戌皆所成教晚亦授蒼梧廣文掾予自甲戌相與周旋忘年晚晚昨閩歸值已病不復見心愴然長問安否積中書來謁銘援先君簡齋銘墓事契感念今昔之故其不可

傳者已矣乃欲彷彿於抵掌談笑以存其形容而感之深辭之陋意有餘而語不逮也於乎悲夫銘曰　科舉之行千五百年名公大儒豈非能言高科膴仕陳迹飛烟雄辭傑作曾不一傳或謂渾璞乃緊福全幾年干將光欲燭天寶氣蕭條秋風寒暑千古之傷世何是捐宛其色笑與時周旋居今言之孰不謂然

崔仲温

郝經陵川集　崔氏世德銘　博陵崔氏由漢魏以來與范陽之盧爲河朔右姓門地世閥更負迭庇高自擬絶當世貴官要族猶耻與聯昏匹然其家皆能自脩飾世守禮義爲朝貴爲國士爲土豪嶽嶽樹立卒不靡於流俗蓋其先德先代流風遺範有以致然故王謝子弟雖文獻不足而猶超人群高陽崔仲温博陵之别眷也某嘗與之游其論議粹白容止雅亮每爲敬仰想見世家風采一日狀其世德而請爲之銘乃爲敘落之崔氏世遠族大漫不可考河間與博陵連壤其先自博陵陟河間故爲河間高陽人仲温之祖某字種德淹綜經術方以經旨授鄉曲俊秀而禮部設經童舉君乃裂篇題銓句讀定關例童稚甫齔語言猶啞吒即令明了功近而力捷其師法見稱於一時娶張氏生某字伯玉業進士有聲場屋方摛藻翥秀郁爲國華而北鄙用兵信安軍師檄爲吏知管尋以才幹辟按察司議事居無何遷提舉南河漕運時京師戒嚴河渡梗塞往往沉舟而去君喻以禍福曲爲防制粮餉竟達既而燕都失守河朔郡縣相繼降没惟信安爲金守四郊皆壘屹如面誌君與其帥誓與國斃以戰多累授驃騎衛上將軍遥領邢州節度副使卒年六十配温氏貞孝賢明母儀婦德中表宗之卒年八十一初君蚤喪其父終身不茹葷肉事母尤謹及卒信安猶被圍乃僞爲殯竊骸而瘞之家三年與其子某冒重圍塟先塋人以爲難能某即仲温也資純孝篤於天倫弱冠而孤信安既潰乃負母携子累粮關刃隱垣墉蔽蓬蓽日數十徙遇寇則戰戰已則食其母而哺其子展轉匍匐完歸鄉社掃除先人之廬養老撫幼益能托大其家萬户張分知其綜實授規運使非所好也去之取張氏子某字晉之業進士卓犖不群嘗從余授左氏春秋一女適劉氏男孫一尚幼銘曰　博陵族譜世閥先澤流代不乏惟種德經作業惟伯玉挺完節賢父子孝奕葉惟仲温志烈烈力幹盡必也竭負厥母突冦冦宄忍愈堅歷百折逃威奔患難疊鬱松楸改顔色子復孫慶弗絶我爲銘照阡陌九原光萬古揭

崔思義

元明善清河集大元新城崔氏先德之碑　崔爲著氏舊矣新城之族其可譜者四世曰諱伯祥府君由霸州之信安來登茲籍天兵鄴金中州版蕩府君克自特達不頗流俗樹果則農逐利則商生殖既敏家範廼爾鮮衣衣寒推食食餓鄉里歸心焉享年八十卒塟某原夫人劉氏淑慎有法婦母道最姻戚卒祔夫墓丈夫子二曰泗曰簡側室胡氏子曰邦直於次第二諱泗府君以儒學提身角藝有司復其家無所予享年七十有七卒塟先塋夫人高氏祔丈夫子一曰思忠娶郭氏丈夫子一曰揆諱邦直府君娶于氏丈夫子一曰思敬終家令掾諱簡府君妙有天質學則深造孝弟不間於人言而人言又稱其信義卒時年二十有五夫人張氏丈夫子一曰思義女子一歸王氏張夫人事姑處姒滿室安之卒祔夫墓思義七歲失父世父憐其孤愛其秀使受尚書於名儒年二十一群試京師中時選世父德也久之擢兵部令史轉詹事掾見裕皇東宮爲家令典簿階從仕郎出同知蔡州遷郎承事入爲户部司計又爲中書檢校官郎進承務遷五品官階曰奉訓大夫宣徽院經歷又遷宣徽判官轉兵部郎中爲四品大夫曰朝列又遷中議僉通政院事掌驛人之諸政令又都提舉諸路寶鈔之法制俄拜禮部侍郎出爲臨江路總管轉陝西都轉運鹽使特命奉使四川宣國威撫民瘼郡縣震焉未還改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陝西俄真拜治書侍御史累階嘉議大夫出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天子嘉其清彊階正三品制追贈其祖考太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封保定郡侯祖母追封保定郡夫人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保定郡侯母保定郡夫人故妻尹氏保定郡夫人尹夫人生丈夫子二曰擴延福司照磨曰括再娶劉氏榮氏邵氏皆卒今夫人劉氏丈夫子一曰某新城之崔潛脩不耀至治書君而顯顯而追崇三世人欲不爲善觀於斯也能無歆心歟雖然治書君方嚮大用而秀子俊孫嗣厲厥職歲崇華而代登實者將自今日治書君既拜錫命思刻其世于石廼言曰唯思義之榮寔天子之恩侈榮沛恩繇祖考之積茲揭皇猷庸昭先德遂謁斐文徵信來哲其銘曰　昔者崔嬡保抱孤遺一日帝臣嶷其偉人多爾世父閔夫英孺遄致之儒儒而果樹有粲崔門起高齊雲考編白民兩侯是尊妣爵從封貴等小君人謂子賢相之以天子曰豈然輝赫蟬聯帝力我偏日起月遷儲休秉懿越自我先不發爾前繼世廼延捫木則本探水則源匪父曷全匪君曷手襲祉翩翩服嫩綿綿無或崩愆裕及孫玄愈遠而傳益大以騫世德唯元匪石之鑽有昭其羨顧在

銘言

崔德彰

元吳澄文言集

元懷遠大將軍行都漕運使贈昭勇大將軍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博陵郡侯謚桓靖崔公墓表

崔公姓也德彰公名也光甫公字也大寧富庶縣北韓里公之家也公之考諱祥金季聚千衆于鄉友國朝兵至以其衆附得命就領之既而隸真定史帥麾下從史帥取河北山東諸郡值金降人叛帥死佐帥之弟平其亂官至管軍千戶真定同知權府事公其中子也謀畧如其考憲宗朝乙卯歲攝蠡州慶都等處行軍千戶隨史萬戶戍鄧西起武當東抵下邽繕治壁壘亘數千里已未歲世祖師指鄂戰武磯公敗宋江州都統軍中統元年庚申改授金符至元四年丁卯從阿术破宋劉義砦五年轔宋鄧砦南川高頭擒其將五九年宋將張貴餉襄陽圍城中粟乘夜出公偕諸將奪其舟而殲旃逼襄樊城蹙郢黃家堡十一年冬圍沙洋渡江襲青山磯大捷十二年春宋師潰于丁家洲公追逐百餘里獲將士二百戰艦五十進臨毗陵督砲兵摧木柵以入克其城益公宋兵千授宣武將軍管官總管由宣武陞顯武復遷懷遠大將軍兩浙江淮行都漕運使金虎符在職數年轉輸裕如也一旦言曰曩宣力行陣委身於國奚暇恤家之私四海既一報國事紓當歸養老母以供子職慨然棄官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遘疾而終年四十九明年正月九日祔塋真定真定縣冶頭原之先塋夫人史氏北京路行六部尚書諱秉直之孫宣權真定河間大名衛輝濟南五路萬戶諱天安之女子男二昌武略將軍管軍上千戶顯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尹女二壻忠顯校尉德州齊河縣尹史炤奉直大夫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史嬉也至順元年庚午制贈昭勇大將軍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博陵郡侯謚桓靖追封史氏博陵郡夫人而公之子在崇仁貽書云先人歿五十年餘二親始受褒封若不勒辭以昭天寵無以盡人子之道蘄畀片文文諸石予覽公之墓誌銘神道碑載公事蹟備矣今最其大凡而表國恩之隆公光幾欵附智也向敵莫禦勇也竭力爲國忠也念親還家孝也一身而兼智勇忠孝之美四允矣當代之英賢乎天嗇其身前之壽而豐其身後之榮陟階賜勳跡封頒爵易名節惠著闢土克國之功箸寬樂令終之德孝子慈孫雖百世猶將蒙其庇賴耿光彌久而彌彰焉予不及識公而識崇仁君其潔己其愛人所謂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有以增光於往昔崔氏其世祀也已

崔傑 元吳澄文言集元贈承事郎同知深州事崔君墓表 往年予客金陵真定崔原道掌南臺行人職剛腸疾惡勇於赴義以予

泥古不徇令言行或相契暇隙數數過從于嘉亦來問學南臺仕九十月
朝命授廣西憲屬丁艱改授廣東憲屬任滿選充星子縣尹縣隸南康路
與予所居同爲江西道俾嘉造予求文文其考承事君之墓石承事君諱
傑字彦卿其先臨川人臨洛淄三郡俱有墳墓高祖某在金擢巍科曾祖
某宣武將軍扈親王鎮河南柘城縣因而家焉祖某爲儒不仕父某母孟氏
壽近一百歲國朝既得河南地徙遺民實北邊君奉父母自柘城徙真定
之元氏縣倉卒就道程期逼迫上世誥勑譜諜悉委棄中途而去乘更革
之會取爵位者不一君獨闢萊圃蒔耕種自樂寛厚謙讓儀度有古長者
風聞人善亟稱不絶口聞人惡戚然懼其陷罪罟里人鬬閧輒不即官府
而詣君判曲直公誠能服人心故也廓廓有容忍或肆凌侮待以一笑彼
自愧恧而止延祐庚申七月之望疾終于家年八十四子貴贈承事郎同
知深州事配馮氏勤儉克相養姑至孝先卒年五十贈宜人子男三長道
原字君章次道太字君美季天瑞字君祥女二適曹適張孫男五德嘉光
誠愚女二曾孫男三女一君章混混流俗中毅然持異今觀其家之所積

若是有良考固宜有名嗣嘉之學又進進立
身揚顯未可涯也爲書所聞以表于墓前

崔永復 國朝徐一夔始豐藁題崔元亨所著亡弟崔永復行實後

余記甲午乙未歲與博陵崔元初會于西湖之上元初
時爲淮南行省宣使善辭章其氣充然其言粲然一時材俊罕及也其後
余避亂村疃不見元初者八年意元初躋膴仕矣一日在友人凡格上覩
一巨帙取而視之則元初所進端本堂五箴藁也既讀已歎羨其辭章之
益工復閱至牘尾有文累數牘署其目曰述亡弟崔永復行實驚曰永復
元初諱也元初死耶攷其始末則元初死已三年矣嗚呼惜哉其兄元亨
痛之切故著之元初有才而壽不及在朋友猶惜之況其兄耶或曰予之
翼者兩其足然才而壽者亦何限何獨於元初靳之
耶造物冥冥不可得而解姑誌其末以紓余悲云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圖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傅拱章